

牧惠

杂文自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当代名家杂文精品文库

• DANG DAI MING JIA ZA WEN JING PIN WEN KU
• BAI HUA WEN YI CHU BAN SHE
• ZONG CE HUA PAN XI WEN JI XU HONG
• ZHUANG ZHENG SHE JI WANG SHU PENG



90142304

牧 惠杂文自选集

I267
1176



百花文艺出版社

● 当代名家杂文精品文库

I267
1176

24
W

牧惠杂文自选集

牧 惠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 插页 6 字数 176000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06-2266-8/1 • 2017

定价:15.20 元



82

自序

百花文艺出版社命我编一本杂文自选集。查一下看，不知不觉，这十年来出版的杂文集竟达十几种，可谓不少。于是先是托朱铁志后是自己，把已成书的、未成书的都拿出来，挑挑捡捡，整理成眼前的一堆东西。

这些文章，绝大部分都是“文革”后写的；“文革”前的作品而能收入书中的，名副其实的是一小撮。为了保存历史真面目，一小撮中又仍勉强选了几篇，更是小小撮了。“文革”中，我的主要“罪行”就是千不该万不该写了百多篇杂文。被勒令交出那一堆剪报时，倒确曾很后悔自己竟“炮制”了那么多。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以造反派为核心的革命群众对我的文章审查得可谓十分严格、格外挑剔。起初我怎么也想不通：我在一篇文章中清楚明白地说了一句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小民有“今不如昔”的感叹，审查者硬是把这四个字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说我醉翁之意在于影射社会主义今不如昔。秀才遇了兵，有理固然说不清；秀才遇到特种秀才，想讲理更是痴心妄想。唯一出路乃低头认罪：于是一打便倒，自动把三反分子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扣。

这般认罪，有被迫成分，有真诚的忏悔，其中却又掺杂着一丝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他们居然没有一个人一句话提到我最为担心的《夜谈晨录》。讲实在话，按那时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大毒草。

此文写于七千人大会后一个个给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之际。当时，上头再三强调“三不”，好吃好住地动员我们讲心里话。尽管如此，有五七、五九年的教训在，会上仍然吞吞吐吐，言不及义，只是私下才敢小鸣小放，讲几句怪话。“夜谈”云云，确实掐头去尾地“录”下了当时的一些牢骚，对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等等给人扣上种种“小丑”帽子以堵塞人口颇有怨言的“反动”言论。明白了这个背景，再去读一读《夜谈晨录》，肯定可以找出对我有更大的杀伤力的罪证来。两罪相比，当然是认前一罪以转移视线伺机翻案为上策。

我一直纳闷，造反派们的火眼金睛，为什么此时竟失去了照妖镜的特异功能。终于审查完毕，军代表将全部剪报退我。我马上逐页拜读，发现不少文章上都加过笔迹熟悉的“御批”，《夜谈晨录》却是干干净净的。侥幸之余，心中老是藏着这个“为什么？”很想有机会当面请教一下当年的审查者，却又担心干扰百忙的领导同志。

这回编集子，根据上述理由，这篇文章当然得入选，当然又冒出了那个该死的问题。正在这时，得蓝翎兄赠大作《龙卷风》，读后突然有所悟：蓝翎老老实实在而且深挖硬拽地交出思想检查，刘甲才得以利用职务之便引用这些并给他上纲上线；《夜谈晨录》没有半星大声疾呼，从头到尾只谈小丑与火灾，了不得也只是有一句话轻轻涉及文艺批评。利害得失，十分清楚。由此看来，对于刘甲们来说，“隐晦曲折”确

实可恶得很。

由于都住在沙滩，有机会不时地早晨在景山得见张中行先生。一次偶然谈起我一篇文章的遭遇来，他比方说，我是打少林拳的，所以招祸，而他打的是太极拳。老先生这番话，对我很有启发。必要时，拍案而起，打一手少林拳很有必要；但是，杂文恐怕还得以太极拳为正宗。这倒不是消极地害怕给什么人抓辫子，而是从审美的要求来看，婉转曲折、柔中有刚的文字更有可读性也更富战斗力。我确实有时会来一手少林拳；但是，更多地还是力图打太极拳。而且，据一些朋友旁观者清，认为还是太极拳式的文字更有回味。于是，这回就按这套思路来编选。

我很喜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引用的但丁那句格言：

——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一九九五、八、二十五、

沙滩且闲斋

目 录

自 序.....	1
夜谈晨录.....	1
放下屠刀未必成佛.....	3
屈莱顿和冯道.....	6
姓名里头的文章	10
居其位而知其任	16
华表的沧桑	20
夜郎“考”	24
“唯上”杂谈	27
可贵的情操	30
“溜须”考	33
坐轿与抬轿	36
闲话尾巴	42
朱元璋删《孟子》	45
新旧真假古董谈	50
薛蟠的标准	56
“邪”说	60

阿 Q 与虱子	63
索性帮他“对号”	66
想起了乌台诗案	68
高加林的失败与社会的损失	76
老虎屁股上的苍蝇和苍蝇庇护下的老虎	81
动弹不得的蜈蚣	84
海棠诗社的盛衰	88
人与狗	92
太监、典签的市场	97
鲁迅的节烈观远未过时	102
新时代的白相术	105
“族诛”小考	108
歌德的自由观	113
刑的漫话	116
额外的心得	123
秦始皇的身份之类	127
李夫人的见识	129
当看客也不易	132
圣裔与续家谱	135
政通、对话及其它	138
多年的儿子熬成“娘”	142
重读《打渔杀家》	145
李森科的幽灵	148
全民皆“厂”	151
奴才并不易做	157
史可法的悲剧	161

错别字与《字贯》案·····	164
朱元璋的怪招·····	167
读《通鉴》二题·····	170
从伽利略谈到测谎仪·····	179
读《苏武传》·····	182
读《范滂传》·····	187
也谈李自成的结局·····	190
查嗣庭与日记罪·····	193
挟泰山超北海·····	199
帮闲不宜再帮忙·····	202
佛也救不了金翠莲·····	204
中国变色龙·····	207
老都管的天下太平论·····	210
强盗不可以白做·····	213
阳谷县伪造“圣人云”·····	216
当官与当强盗·····	219
吃完原告吃被告·····	222
深入下层 与民同乐·····	225
玷刀银·····	228
批孔原委·····	231
孔子的右倾·····	233
食色性也·····	235
见鬼的“穷得像教授”·····	237
因“财”施教·····	239
傻博士孔丘·····	241

亦哭亦歌·····	243
收礼名目学·····	245
广告文学的祖师爷·····	247
“去裘”新解·····	249
处世准则·····	251
孔裔剃头做官·····	253
开发君智·····	255
刘备的妻子如衣服论·····	260
蒋干的冤案·····	264

夜 谈 晨 录

马戏棚里，正在演出中，后台起火了。小丑走到台前宣布火烛的消息，但观众却以为这是小丑在逗乐，所以笑了。小丑又郑重地宣布一次，但观众更笑得厉害了……

这好像是鲁迅在一篇文章里说过的故事。

昨晚，几个同志一起闲聊，谈话中，忽然想起这个故事来。我把它转述出来，大家笑过一通之后，不免又就这个故事议论开来。

甲说：可见讲话同一个人的身份很有关系。小丑在舞台上是从不讲正经话的。他的任务是逗乐。因此，他讲的虽是正经话，观众仍然条件反射地以为他在逗乐。火烛消息根本不应该由他来宣布。

乙说：你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假如着火是他首先发现的，同时又没有别人在，他怎能不出来告诉观众呢？即使同时有人在，但他的责任心更强烈些（他在舞台上虽是小丑，但他却是一个正派人，一个善良的人），他已经忘记了自己那小丑的身份。他急急地抢先出来告诉观众，又怎能责备他呢？

丙说：这里头的确有点辩证法……

甲说：好，听听你这个哲学家谈谈辩证法吧！

丙说：讲话同一个人的身份有关系，这话有点道理。在实际生活中，更是如此。什么人说什么样的话嘛！言为心声嘛！但是，不要因人废言，这又是道理的另一方面。问题在于：要具体分析。观察一个人的言，既要看他是什么样的人，同时也要分析他讲的话是不是真理。《红楼梦》里，凤姐是最会讲假话的。她这个人的品质就是这样的嘛，但是，好人有时也会讲假话。例如宝玉，也曾经撒过谎。如果认为凤姐讲的都不是真话，宝玉讲的都没有假话，这就不科学了。小丑出来宣布火烛，开头的确是难以使人相信；但是，如果不是一笑了之，走出棚外看一看，便可以知道他讲的不是假话，就不致于等火烧到前台时那样狼狈了。

甲说：可惜的是，观众只是看人，而不去分析他的话是不是真理。说实在话，有时我们也是这样的观众。

乙说：还有这样的“观众”，在那里讲话的并不是小丑，但是他却一口咬定别人是小丑，根本不去考虑别人的话，让别的观众也不相信这人的话。

丁说：这样的观众，怕不会有吧？

乙说：很少，但不能说没有。有时他是无意识的，他自己确确实实认为那人是小丑。生活不比舞台。那人是不是“小丑”，在生活里并不是一下子就分得清楚的啊！我自己有时就犯了这种毛病。就拿一些文艺批评来说……

然后，大家又扯到文艺批评的事情来，谈话渐渐离开了小丑宣布火烛这个故事的“主题”。我的记录，也就在此打住了。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

放下屠刀未必成佛

对于佛学，我是一窍不通。但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是听得很熟的。在佛家看来，干屠猪宰牛这类“杀生”营生的人，是没有资格上天堂而是只能进地狱的。天堂，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一个虚无的幻影；而屠夫却是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一种正当的职业。如果就这一点同佛家辩论，大概很难找到共同语言。

撇开这点不说。放下屠刀，是不是就能立地成佛，似乎仍然很值得怀疑。

有种种放下屠刀的屠夫。

固然有因彻悟佛法戒杀众生而放下屠刀的屠夫；可是，也有因为生意不佳而放下屠刀的屠夫，有因为本钱短小而放下屠刀的屠夫，有一时买不到牲口而歇市几天的屠夫，有因为别的生意更为有利可图而放下屠刀的屠夫，有因为别的种种原因而放下屠刀的屠夫……后面这几类人，比前一种人的比例要大得多。他们的屠刀似乎已经放下了，但却磨得干净锋利，准备一旦有条件，有需要，就重操旧业，拿起那熟练的屠刀来的。《水浒》里杨雄的岳父潘公，只是因为年老做不得而放下屠刀的。一旦结识了石秀，他不就同石秀一起

开起肉铺来了吗？也许他们之中有的人决心比较大，把屠刀也卖了；但是，购置那样一套杀猪宰牛的家什，也并不是一件什么困难的事情。由于科学的昌明，他们甚至还会购进一批更“先进”、更“科学”的屠具呢！

何况，即使他真的放下屠刀了，真的洗手不干了，我们也得看看他干的是什么样的营业。也许，他赚了大钱了，他开了一个更大的屠宰场；也许，他不去干屠宰行业了，他开办一间工厂，做资本家……如果认为被雇佣的屠宰手是罪人，而雇佣别人的资本家却是大慈大悲的“佛”，那荒唐是不言而明的。

更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其实并没有放下屠刀。他们既想成“佛”，又不愿不干屠夫。于是，他们装成一个放下屠刀的样子：把手上在身上的血腥用肥皂洗得干干净净，用雪花膏和香水掩住身上留下来的腥臭味，把自己打扮得一表斯文，在菩萨面前装出个虔诚礼拜的样子。但是，他们的屠刀却藏在屁股后头。他们刚刚还在杀猪，现在正在准备宰牛，将来也仍然不会放弃这种“有利可图”的职业。对于这种人，如果也把他当成“佛”，那就会上当。

他们也知道别人不会那么容易上当。他们雇佣了一批帮闲和奴仆，专门替他涂脂抹粉。这还不够，他们又出钱收买那些和尚道士，今天印经卷，明天做道场。总之，他们极力扮成一个大慈大悲的样子。他们或者是由于心虚，或者是由于骗人，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他们是可耻的。但是，那些替他们涂脂抹粉的帮闲奴仆，那些替他们念经打醮的和尚道士，也同样是卑鄙的。他们帮助屠夫掩饰罪行，无非是想得到一些猪骨头来沾沾油腥，无非是想得到几两银子来盘缠

盘缠。西门庆身边的应伯爵、谢希大、薛姑子、吴道士之流，就是这类人物的样板。他们之中有的人虽然已经披上袈裟，但离佛法却差十万八千里。他们越是为屠夫们念经打醮，就越离佛法更远。

总而言之，对于似乎放下了刀的形形色色的“屠夫”，仍应提高警惕。这点常识，倒是常常用得着的呢！

一九六二年

屈莱顿和冯道

近来，由于工作需要，浏览了一些历史著作，一方面补充了一下自己疏漏的历史知识，一方面也从中得到不少的启发和教益。

在历史上，有着许多坚贞不拔的英雄人物，他们或者为了民族利益，或者为了坚持真理，总是那样地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从不在敌人面前低头，绝不背叛真理。但是，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有学问，有知识，甚至做过一些好事，有过一些贡献，却不惜在重要的关节上一变自己的立场，把真理和正义置之不顾。

英国的诗人屈莱顿可算是其中之一。

生活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诗人，好些都歌颂过当时的革命领袖克伦威尔。例如，著名的《失乐园》的作者弥尔顿就写过献给克伦威尔的十四行诗，歌颂克伦威尔是一个捍卫自由的战士。屈莱顿也不例外。他曾经赞扬过克伦威尔。在克伦威尔的葬礼上，他还写诗哀悼，表示“沉痛的哀思”。同弥尔顿等人不同的是，当英王查理二世复辟之后，克伦威尔被从棺材里拉出来重上断头台，这时，屈莱顿又写诗歌颂查理二世，反转头来大骂克伦威尔，说他